

第四輯

紅樓夢研究專刊

紅樓夢研究專刊

第四輯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九月初版

紅樓夢研究專刊 第四輯

編輯者：紅樓夢研究小組

出版者：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

總發行：萬有圖書公司

香港中環機利文新街十七號二樓
電話：H 四四四三一三

本港總發行：香港廣華書局

九龍廣華街十四號
電話：K 八八一〇二一

承印者：復興印務公司

九龍新蒲崗景福街工廠大廈第四座三樓
電話：K 二〇九〇八四

定價：

白報紙本：港幣二元五角
道林紙本：港幣五元

目錄

- (一) 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序 (一—四) 潘重規
- (二) 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引言 (五—一九) 陳慶浩
- (三) 讀紅樓夢隨筆(續完) (二〇—七二) 俞平伯
- (四) 紅樓夢書目補遺 (七三—七八) 紅樓夢研究小組
- (五) 論紅樓夢人物 (七九—一二七) 紅樓夢研究小組
- (六) 談本組的活動與工作 (一二八—一三〇) 紅樓夢研究小組

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序

潘重規

紅樓夢是汪洋底海，它涵蘊着無窮的寶藏，叫人探測不盡。紅樓夢是朦朧底謎，它孕藏了無數的問題，叫人捉摸不定。

首先談到書名，究竟最早的書名是紅樓夢呢？還是石頭記？據甲戌本第一回有這樣一段話：

（空空道人）遂改爲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后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照這說法，至少有四個人評閱過這部著作，每評閱一次，便改一次書名，最後，依從脂硯齋的意見，仍定名爲石頭記。

因此，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本都以石頭記爲名。其全用紅樓夢爲名的，只有甲辰本一本。諸本中甲戌本獨有的凡例，開宗明義第一條即是紅樓夢旨義，它說：「此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可見此書迷離惛悅的書名，一開始便是個謎。

其次，談到作者，紅樓夢是什麼人作的？自從紅樓夢問世以來，這個問題，一直成爲一個猜不透的謎，當初排版印行紅樓夢的高鶚，程小泉，他們在序言中提到此書的作者時，只能說「究未知出自何人」，可見此書作者諱莫如深，才會有此現象。一向主張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叙的俞平伯先生，他晚年出版紅樓夢研究一書，有一段序言說：

紅樓夢底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這不知怎麼一回事？依脂硯齋甲戌本之文，書名五個：石頭記、情僧

錄、紅樓夢、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人名也是五個：空空道人改爲情僧、孔梅溪、吳玉峰、曹雪芹、脂硯齋（原注：脂硯齋評書者，非作者，不過上邊那些名字，書本上不說他們是作者）。一部書爲什麼要這許多名字？這些異名，誰大誰小，誰真誰假，誰先誰後，代表些什麼意義？以作者論，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的化身嗎？還確實有其人？就算我們假定，甚至於我們證明都是曹雪芹底筆名，他又爲什麼要玩這「一氣化三清」底把戲呢？我們當然可以說他文人狡獪，但這解釋，你能覺得圓滿而愜意嗎？

從這番話，可見一向主張「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的專家，也流露出徬徨迷惘的心聲了。

再談到後四十回的問題，胡適之先生極力主張是高鶚僞作，然而，一九六三年新印出了高蘭墅定本百二十回紅樓夢，擺在眼前的完整抄本，究竟是否高鶚的僞作？還有，此書的開端，「此開卷第一回也」一段文字，甲戌本比正文降低二格書寫，乃是總批的形式。其他各本却改成了紅樓夢第一回正文，究竟紅樓夢第一回應該從何句發端，這又是一個謎。書中內容故事的牴牾，人名文句前後的參差，是抄閱者的錯改，還是作者有意的安排，這些無一不是謎。乃至最初出現的紅樓夢抄本，都是署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在此以前，是否有署名「初評石頭記」或「評本紅樓夢」的最初底本？照常理推論，既有後漢；必有前漢；既有重評，定有初評；這又是一個大謎。最後要問：紅樓夢作者寫這部煌煌大著，主旨是什麼？從它尚未刻版問世起，已流行著種種的傳說：有的說是寫金陵張侯的家事，有的說是明珠納蘭容若的家事，有的說是清世祖與董鄂妃的情史，有的說是康熙朝政治小說，現代又有人說是作者的自敘傳……這一切的說法，誰

要了解紅樓夢的真相，必須解決這一連串的謎。我以爲要解決這一連串的謎，必須有包括宇宙的心胸，明察秋毫的目力。要緊的辦法，還須把一切謎底，暫時放下擱開，先虛心細心耐心地把紅樓夢的本文和有關資料一步一步的整理，然後依據整理出來的可靠的材料，一步一步的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這是一項不能速成的長期工作，我們千萬要體認清楚！陳君慶浩很同意我的說法，也很肯用心研究，兩年來孜孜矻矻地完成了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一書。誰都知道，脂評是研究紅樓夢極重要的資料。一九五四年，俞平伯先生曾印行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把一般讀者不易見到的各種抄本上的評語，彙輯起來，給予紅樓夢的研究工作者得到莫大的便利。由於研究紅樓夢的學者，得到這些難得的新材料，十餘年來，確實提供了不少的新觀點，新論著。不過，俞平伯先生進行整理脂評的時期，所依據的資料不夠完善，條理也不夠密察，不但存在着許多缺點，也存在着許多錯誤。它給予了研究者的便利，却又滋生了研究者的紕繆。陳君在俞輯的基礎上，把目前手邊所能掌握到各抄本近四千條的評語，條分縷析，確定它的類型和位置，觀察它出現的先後和異同，製成「各脂本評語統計總表」、「脂本各回批語比較總表」、「各脂本相同批語比較總表」、「脂評中提及或簽署有關人物名稱統計表」、「己卯庚辰各類評語比較表」、「庚辰有正各類評語比較表」、「甲戌本脂評統計表」、「甲戌本與各本脂評比較表」、「己卯本脂評統計表」、「己卯本與各本脂評比較表」、「己卯本特有評語統計表」、「庚辰本脂評統計表」、「庚辰本硃筆墨筆總批分佈表」、「庚辰本與各本脂評比較表」、「庚辰本日期批語統計表」、「有正本評語統計表」、「有正本與各本脂評比較表」、「甲辰本評語統計表」、「甲辰本與各本脂評比較表」、「甲辰本特有批語統計表」、「所收靖藏本脂評統計表」、「所收靖藏本與其他各本脂評比較表」、「全抄本脂評統計表」。

表」。陳君經過這番解剖化驗的工夫，把各評語的性質，辨認得十分清楚，然後一字一句的訂正俞輯的錯誤。他不但補充了俞輯的缺漏，更重要的是，他改正了俞輯許多可以避免或不能避免的錯誤。這是一部比俞輯更便利更可靠的研究紅學的工具書。當然，陳君所掌握的資料，依然是不夠完備，陳君新編的輯本，可能仍不免有錯誤。不過，人生和天地，本來永遠是一個「缺陷」，紅樓夢作者鍊石補天的精神，正是做人和治學的精神。我們繼續前人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彌補前人的缺憾。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後學未密，還需要未來的後學精益求精。我們對紅樓夢埋蘊着無窮的文學寶藏，要一步一步的加以發掘；我們對紅樓夢無數的重大問題，要一步一步的替它解決。這是需要未來世無數人通力合作的工程。陳君這部「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只是此一鉅大工作的開端，我是多麼熱望陳君和與陳君同志的人繼續不斷地完成這一偉大的工作！

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引言

陳慶浩

脂硯齋評語是早期紅樓夢讀者對本書的欣賞批評心得的紀錄，它除了有歷史的價值外，對今日我們閱讀或研究紅樓夢的人，亦有很大的參攷價值。因此，對脂評的研究是需要的。但是所謂脂評卻零零散散地分佈在各個抄本或刻本印本中。這些本子有部份已影印流通，但亦有一部份還深藏在圖書館中或私人手裏，根本就不是有志研究者都能有機緣閱讀的。況且，即使所有的抄本都影印面世，有關脂評的資料大家都能見到；但評語在各書中分佈很不均勻或此有彼無，或文字差異，或位置不一，要作綜合研究，非得各本都在手邊，攤開本子，一起翻檢不可，各本情況不同，很易忠上找到東來丟下西，記起南來忘了北的毛病。現存的抄本都是後來的過錄本，無論正文或是評語，都錯亂得很厲害，漏字、錯字，改動之處，比比皆是，若不經過比較，很不好讀。特別是庚辰本，到了七十回以後，根本一場胡塗，不堪卒讀的。

爲了方便脂評研究工作的開展，因此將分散在各本中的評語，加以集中，輯錄，校勘是必要的，此一工作，俞平伯先生亦曾進行，並於一九五四年，印行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以下簡稱「俞輯」）（註一）。「俞輯」確能對紅樓夢的研究工作起刺激作用。特別十多年前，抄本紅樓夢，完全未曾影印，「俞輯」幾乎成了當時多數紅學家們對脂評了解的唯一依據。通過「俞輯」使大家有機會檢討並補充向來有關紅學的觀點和論證，亦因此有新論點的提出。

但「俞輯」並不是脂評研究的可靠依據。很顯然的一點是：它不可能收進十餘年來新發現的脂評資料，如全抄本，靖藏本等。即使舊有的資料，由於當時俞氏並不能得見所有的抄本，有些東西只據第二手所報導或抄錄，如甲戌本（註二）。此本俞氏未見原書，只根據別人過錄列入，而過錄草率，錯漏甚多，此種錯漏，舉其大畧：

（一）漏去或增添。此中包括整條的批語和個別的文字，不勝枚舉；如第八回，即已漏去批語十四條。

(二) 無法分辨出雙行批語，行間夾批，眉批和回前回末總批。

(三) 無法分辨出脂評或藏書者之批，致令將藏書者批語雜入。

庚辰本亦因俞氏只據照片，文字或不清楚，故生錯失，又硃筆批與墨筆混雜；脂批與它批不分。

在這些書沒有影印以前，我們還可以勉強地應用「俞輯」，但十多年來，這些資料已經陸續印行，我們自再沒有理由不對「俞輯」加以修訂了。

以上種種缺憾還是先天性，不能避免；更嚴重的是俞輯大概由於始創，體例不純，因而發生了很多不應該發生的問題。由於這些東西對於了解我們此次重編的工作很有幫助，下面將他們分類說明：

(一) 批語漏去。最明顯的是漏去了第一、第二回的回前總批兩大段。又將甲戌本的凡例放在第一回內。同樣漏去批語的情況亦不少，比如第四十四回，寫賈璉偷情，丫頭放哨，「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庚辰雙行批語：

如見其形。(註三)

第二十二回批莊子「源泉自盜等語」後段庚辰雙行批語：

黛玉一生是聰明所悞。寶玉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多情曰多事，亦宗莊筆而來，蓋余亦偏矣，可笑。

阿鳳是機心所悞，寶釵是博知所悞，湘雲是自愛所悞，襲人是好勝所悞，皆不能跳出莊叟言外，悲亦甚矣。再筆

(註四)

有正同有此批，「跳出」作「跳出於」，但俞輯中並不著錄，好像這條批語就只有庚辰纔有似的。這類的例子還有，亦不必再舉。庚辰，有正本既在俞氏手中，卻漏了批語，那是很不應該的。

此外，還有那些原有抄錄，卻將批語的類型或版本弄錯了。如第二十八回黛玉哭落花，寶玉不感懷而悲傷，書中評論：「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兩句，甲戌眉批：

一大篇葬花吟卻如此收拾，真好機思筆伏（仗），令人焉得不叫絕稱奇。（註五）
俞輯誤作庚辰眉批。

（二）雜入後人批語。各抄本的脂評中，混入很多人批語，俞輯未加抉擇，一律收錄，即使很明顯的後人評語，亦不例外。且又不作任何的說明，使得別人誤以爲脂批，加以引用，其中最嚴重的當推庚辰本，署名「鑑堂」的二十條批，「綺園」的九條批和「玉藍坡」的一條批，雖明知是後人所爲，且可查出批者的名姓來，還是被一概收入脂評中。甲辰第十九回後人聲言評註太繁刪去的回前總批，亦是被放入脂批中的。（註六）

（三）正文。批註所屬的正文，自要標出。俞氏在這方面，亦當作過一番思慮：

要出正文，又必須考慮用甚麼本子的正文。脂本跟程本是兩個系統，脂評安在程本上，非但方底圓蓋有些地方固文字不同，根本上無所附麗。就各脂本看，脂庚本比較完全，但既未經過整理，不曾流通。現在比較完全，比較易得的只有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本編所用，除用括弧星號特別注出的外，都是這個本子。（註七）
用有正本自比程本要好一些，但亦很不够。由於各本底本正文不同，而批語又根據正文批上，改用別本的正文，就不能够和批語呼應了。比如第四回介紹馮淵甲戌本正文作：「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子」。夾批：

最厭女子，仍爲女子喪生，是何等大筆。不是寫馮淵，正是寫英蓮。（註八）

批語「最厭女子」四字，呼應正文。但俞輯據有正本，正文則「長到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喜女色。」（註九）因而批語中「最厭女子」四字，倒成了沒有着落了。甲戌同回說薛蟠「並不爲此些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夾批作：

妙極，人命視爲些些小事，總是刻劃阿獸耳。（註一〇）

批語之「些些」，自是承正文而來。俞輯用有正本正文，此句作「並不爲此些些微小事情值得他一逃」（註一一）正文和批語就缺了照應。這些並不是因用了有正本的正文所引致的。甲戌本太不完全，不適合拿來作全部正文底本不必說外，即使

用俞氏所以爲較完全的庚辰本，乃至其他的任何底本，亦都不可能包含所有分散在各脂本的批語的。各不同本的批語只有以它本身的正文，方能有一種前後呼應的關係。所以，在選用正文的時候，雖說必有一個作底的本子，但碰到其它本子有批語，而正文又並不不同的時候，分別校出說明是有必要的。

此外，俞輯在正文選用方面，還患了其它的一些毛病，如正文抄得太簡，不能表明批語所要說的範圍；批語和正文位置的不相應。好像俞輯第四十六頁：

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

（甲戌）叠用真假有無字，妙。（甲辰同）

（有正）無極太極之輪轉，色空之相生，四季之隨行，皆不過如此。

甲戌應作夾批，是批此一聯的，有正作批註，在「道是」兩字之下，（註三）不能隨便調動次序，使人誤以爲有正批在「還無」之下了。

（四）按語之不對。在一些有問題的批語後，加上按語是需要的。俞輯的按語，不乏精采處，但亦有不少很有商榷餘地的。第二十五回甲戌回末總評：

通靈玉除邪全部只此一見，卻又不靈，遇癩和尚跛道人一點方靈應矣。寫利欲之害如此。（註一三）
俞輯所據的底本，末句作「寫利玉之害如此」，很不好解，故加按語：

似當作玉之利害。（註一四）

原本「欲」錯爲同音的「玉」，還不離譜，俞氏改爲「玉之利害如此」，和「遇癩和尚跛道人一點方靈應矣」不相連接。原批之意在指出利欲之害，即「寶玉」亦不免失靈，而俞氏錯會成「寶玉」之利害能除邪了。這是很可怪的，又如第十六回：

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

（庚辰）問候珍重，可知是外方人意外之事。脂研。（己卯同。甲戌「外方」作「萬」。有正無「脂研」二字，句末多「也」字，餘同。按此本作「萬」字，誤寫爲「外」，校改爲「萬」，又將此万字誤寫爲「方」，遂成爲「外方」兩字）。（註一五）

按語中沒說何以「萬」會誤爲「外」，「外」又從何校改爲「萬」。我們知道，脂本中有很多簡體借用的字。原批之「萬」字被簡寫成「万」字，「万」字誤抄爲形近之「方」字，遂順理成章地在上加一「外」字，於是「萬人」就成了「外方人」，這是很易瞭解的。此處脉絡分明，我們正不必像俞氏般強求解釋。

（五）體例不一。俞氏雖定出凡例，據凡例本收錄處理批語，但由於凡例不夠謹嚴，工作時又依情況酌情加減，弄得很不統一。

先說批語排列的前後，俞輯有正、甲辰二本，有時有正排在甲辰之前，有時有正又放在甲辰之後。（註一六）本來版本的次序，是要按該本批語出現的次序來定的，照我們知道的，有正本的出現應早於甲辰本，故有正應排列在前。

眉批、夾批和雙行批註的次序，亦不能隨意排列，這不僅是爲了使形式能一律，而且裏邊亦表現出對批語出現期間的判斷的。一般說來，批語初次寫入，不可能以雙行批註的形式出現，必待整理過錄，纔能將眉批夾批，變爲批註，批註的出現，實應較同一本子中的眉批夾批爲早。其先後次序不可掉亂。同一句子有多類型批語出現時，俞輯並沒有嚴格地遵守一定的順序，且往往將眉批夾批放在較前的位置，（註一七）這是不應該的。

其次談各本有異文的批語。依俞輯凡例八：

凡異同不甚多的文字，在括弧內注明某本作某，以省篇幅。不甚重要的異文，亦偶有省畧不記處。（註一八）普通情形下，俞輯是這樣處理的。如第一五六頁：

比不得僧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

（甲戌）卿家胡打海摔，不知誰家方珍憐珠惜，此極相矛盾卻極入情，蓋大家婦人口吻如此。（有正「極相矛盾」作「極自相矛盾」，「卻極」作「卻都極」，「大家婦人」作「大家婦」，餘同）

這是正常的情形，但俞輯有時並不都這樣，請看下面的批語：

（甲戌）如此反謂愚癡，正從世人意中寫也。（有正作「愚拙偏僻」）（註一九）

（甲戌）是哄小孩語，細甚。（有正作「是哄小孩語氣」）（註二〇）

第二批意義很清楚，方式亦對，若依同一方法理解第一批，卻又不然。有正第一批非只得四個字，而是作：

如此反謂愚拙偏僻，正從世人意中寫也。（註二一）

故後面的說明應作：「有正『愚癡』作『愚拙偏僻』」，俞輯因為貪圖省事，沒寫出「愚癡」兩字，使得批語意義不明，這類例子在書中，亦是觸目皆是的。

還有一種說明不清楚的情況，見於下批：

（庚辰）疊二語，活見從紙上走一寶玉下來，如聞其呼，見其笑。（己卯同。有正「疊二」作「疊疊」，「見」作「如見」，餘同）。（註二二）

批中有兩次「見」的出現，究竟指的是那一「見」呢？因為說明不清楚，使得任何判斷都沒有把握了。有正原指末後一「見」字的，故此一說明不應省字，要作「『見其笑』有正作『如見其笑』」才是。

再看凡例第九：

凡校正訛文或補字均在本字下用圓括弧表示之。（註二三）

以同一符號表示二種不同性質的東西，一為校文，一為補字，難免造成誤會，使人難以分出那是校文，那是補字來了。

因此這凡例本身就不很妥當。更有趣的是俞輯並不經常依照規矩，將補字或校字放在該字之下，卻有時將他們放到批語的末尾，加以說明，如頁二二三：

（庚辰眉批）八字道盡玉兄，如此等方是玉兄正文寫照。壬午季春。（壬午原作「王文」，誤）

照常規，批後括號內所收的是別本的說明和按語，校文是要在被校字底下，成如此方式的「王（壬）文（午）季春」。與此正相反的是別本批語的說明不放入批後括號內，反而置入文中，如頁二八七：

（庚辰）更（有正作便）牽強。三首之中還算探卿畧有作意，故後文寫出許多意外妙文。（己卯，有正同）。

此外，隨意加上新的批語類型，如頁二九六的「回末眉批」，第十四回的「本回開始」等名目。有時又隨意另造新例，沒加說明，改動批語。至於合二批爲一批，改動批語而不加說明、斷句和標點的錯失，凡此等等，都使得俞輯難以真正代表脂評。

因此，在比較了俞輯和脂本批語之後，很多人都不敢再根據它來進行研究工作，而改爲直從本書上分析批語了。這當然造成了很多不方便。紅學問題中脂批部分較少人研究，此方面亦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爲了使大家能充分應用脂評的資料以解決紅學上的問題，我們不能不對俞輯加以訂正，並在俞氏研究工作的基礎上作了新的開展，補添新的資料，校定舊的資料，增補並統一凡例，期望能把脂評的真面貌展現出來，彌補俞輯的缺失，以供紅學家們對脂評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所。

一九六七年五月，我們已開始了脂評的校輯工作，首先是資料的搜集。現存早期抄本紅樓夢計有：

（一）過錄乾隆甲戌（一七五四）脂硯齋重評本石頭記。簡稱甲戌本，存第一至第八，第十三至第十六，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回共十六回。

（二）過錄乾隆己卯（一七五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石頭記。簡稱己卯本，存第一至二十、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六、第

六十一至第七十回共四十。其中第六十四回、第六十七兩回據乾隆年間抄本補配。(註二四)

(三) 過錄乾隆庚辰(一七六〇)秋脂硯齋四閱評本石頭記。簡稱庚辰本。存第一至第八十回，內缺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兩回，實得七十八回。

(四) 國初抄本原本紅樓夢，存八十回，原爲抄本，有正書局據以石印，故簡稱有正本。

(五) 過錄乾隆甲辰(一七八四)本石頭記，簡稱甲辰本。存八十回。(註二五)

(六) 乾隆己酉(一七八九)抄本石頭記。存第一至第四十回，簡稱己酉本。(註二六)

(七) 靖應鵬藏抄本紅樓夢，簡稱靖藏本。八十四回時中缺第二十八、二十九兩回及第三十四回數葉。(註二七)

(八)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簡稱全抄本。存百廿回，其中第四十一至第五十回據排字本補抄，其它各回，間亦有補抄跡象。

(九) 鄭西諦藏紅樓夢，簡稱鄭藏本，存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兩回。(註二八)

(十) 百廿回抄紅樓夢。

以上十個本子中，己酉本和鄭藏本共沒有批語，不提亦罷。「百廿回抄本紅樓夢」，聞說是大陸的新發現，卻找不到任何有關介紹此本的文章，它的情形我們完全不知道，自不能討論它。存下的七個本子中，我們有了四個，另外三個，亦可根據第一手的間接資料。現分別說明如下，先說直接掌握到本子。

(一) 甲戌本。此本原藏胡適先生處，民國五十年由中央印製廠影印行世。大陸中華書局曾翻印。俞氏作評輯時，因未見到此本，只據別人謄錄在己卯本上的批語整理，故未能確定批語類型，且因錯亂甚多，或增或漏，不一而足，此本使我們可校正俞輯之缺失。

(二) 庚辰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台灣文淵書局據以翻印。其中所缺之第六十四、

第六十七兩回，依己卯本所補抄之兩回影印補入。（註三〇）

（三）有正本。此本分大字小字本，小字本又有初版，再版兩種，我們所收，為小字本兩版。此本眉批前四十回為有目書局老闆狄葆賢所加，後四十回則為徵文所獲。故脂輯中，我們並不收入。

（四）全抄本。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影印。

己卯、甲辰兩本，並未影印流通，俞氏曾獲原底本，據以編「脂硯齋紅樓夢輯評」，我們雖不見原書，但據俞輯所收評語收入，大致亦能保全原書之舊了。最頭痛的是靖藏本。此本為毛國瑤先生在友人靖應鵬先生家發現，並將批語抄寄周汝昌先生整理，但原本聞說經已「遺失」了。周氏所保留的評語，亦只在一九六五年發表「紅樓夢版本的新發現」（註二九）一文中畧有提及。文中說到他在進行這些資料的整理，但遲遲未見發表，更不知有沒有再現人世的機會。此次輯錄，只能將周氏文中所引用的批語錄入，既不得見原書，所收批評亦少得可憐，這是最大的遺憾了。我們多麼希望靖藏本能得找回，影印，最低限度將那些已抄錄的評語整理流通，使得我們能夠據以重編補輯此書中。但現在看來，那是遙遙無期了。靖藏本批語的重要性，可從現在錄入的吉光片羽見其一斑，又程刻本中偶有三數條混入正文的批語，我們亦一併錄入供參攷。

批語既自原書輯錄出，就必須標出它所屬的正文。俞輯是用有正本的正文的。但如上所述，由於各本的批語，常是對應於該本的正文而說，因而用任何一本的正文，都不能與別本的批語，有最緊密的照應。故我們這裏，一方面爲了全書統一，查考方便，自不能不使各回有一個大體統一的本子，一方面又爲了使各本的批語能和正文配合，故在某本的批語出現時，亦校對該本正文。那麼，用那一本作底本呢？俞氏當初打算用庚辰本，因庚辰本沒流通，改用有正本，雖然明知有正本有後人的改字，可亦沒可如何了。但現在庚辰本已影印出來，我們自不必再用有正本了。用庚辰本自比有正本好些，卻亦有問題。原來庚辰本第一至第十一回，除了極少數混入正文的批外，可以說沒有批語，而第一至第八回，